

蔡智恆

*a  
n  
i  
m  
a*

阿尼瑪

蔡智恆



*a  
n  
i  
m  
a*

阿尼瑪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阿尼瑪 / 蔡智恆著.-- 初版.-- 台北市: 麥田出版: 家庭傳媒  
城邦分公司發行, 2013.06  
面; 公分.-- (痞子蔡作品; 12)

ISBN 978-986-173-925-0(平裝)

857.7

102008282

痞子蔡作品 12

## 阿尼瑪

作者 蔡智恆  
責任編輯 林秀梅 羅婷婷

副總編輯 林秀梅  
編輯總監 劉麗真  
總經理 陳逸瑛  
發行人 涂玉雲

出版 麥田出版  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 
電話: (886) 2-2500-7696 傳真: (886) 2-2500-1966、2500-1967

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 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 
書虫客服服務專線: (886)2-2500-7718; 2500-7719  
24小時傳真服務: (886)2-2500-1990; 2500-1991  
服務時間: 週一至週五09:30-12:00; 13:30-17:00  
郵撥帳號: 19863813 戶名: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 
讀者服務信箱E-mail: [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](mailto: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)  
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: [www.cite.com.tw](http://www.cite.com.tw)  
麥田部落格: <http://blog.pixnet.net/ryefield>

香港發行所 城邦(香港)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
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 
電話: (852)2508-6231 傳真: (852)2578-9337  
E-mail: [hkcite@biznetvigator.com](mailto:hkcite@biznetvigator.com)

馬新發行所 城邦(馬新)出版集團【Cite(M)Sdn. Bhd.(458372U)】  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 
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  
電話: (603)90578822 傳真: (603)90576622  
email:[cite@cite.com.my](mailto:cite@cite.com.my)

設計/攝影 林小乙  
印刷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 2013年6月1日

定價/260元

ISBN: 978-986-173-925-0

著作權所有·翻印必究 (Printed in Taiwa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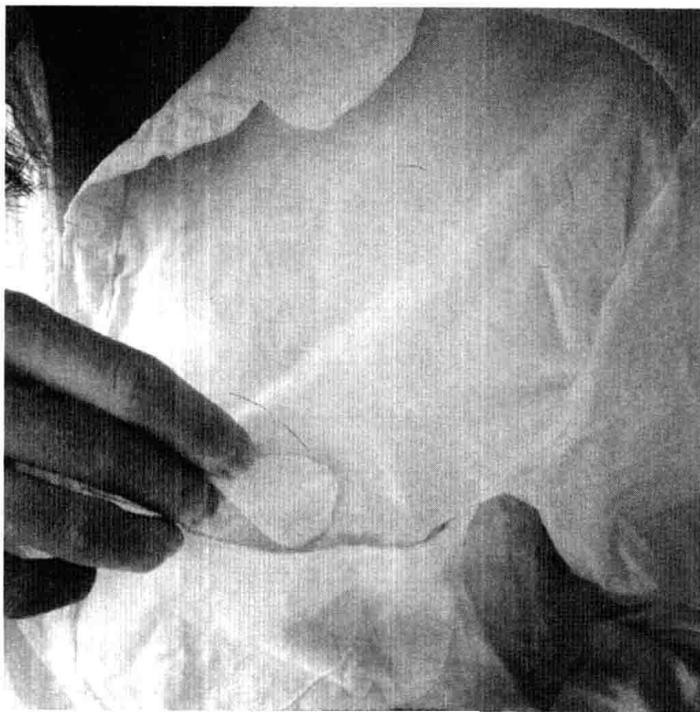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, 請寄回更換

城邦讀書花園  
[www.cite.com.tw](http://www.cite.com.tw)

- 
1. 梔子花女孩……………5
  2. 珊珊學姐……………33
  3. 楊玉萱……………49
  4. 林依琦……………65
  5. 蕭文瑩……………81
  6. 李清蓮……………99
  7. Jenny……………113
  8. 徐雅玲……………133
  9. 放聲大哭的女孩……………157
  10. 張秀琪……………185
  11. 魔術師的選擇……………209
  12. 阿尼瑪……………235
  13. 梔子花開……………259

寫在阿尼瑪之後……………297

蔡智恆



*a  
n  
i  
m  
a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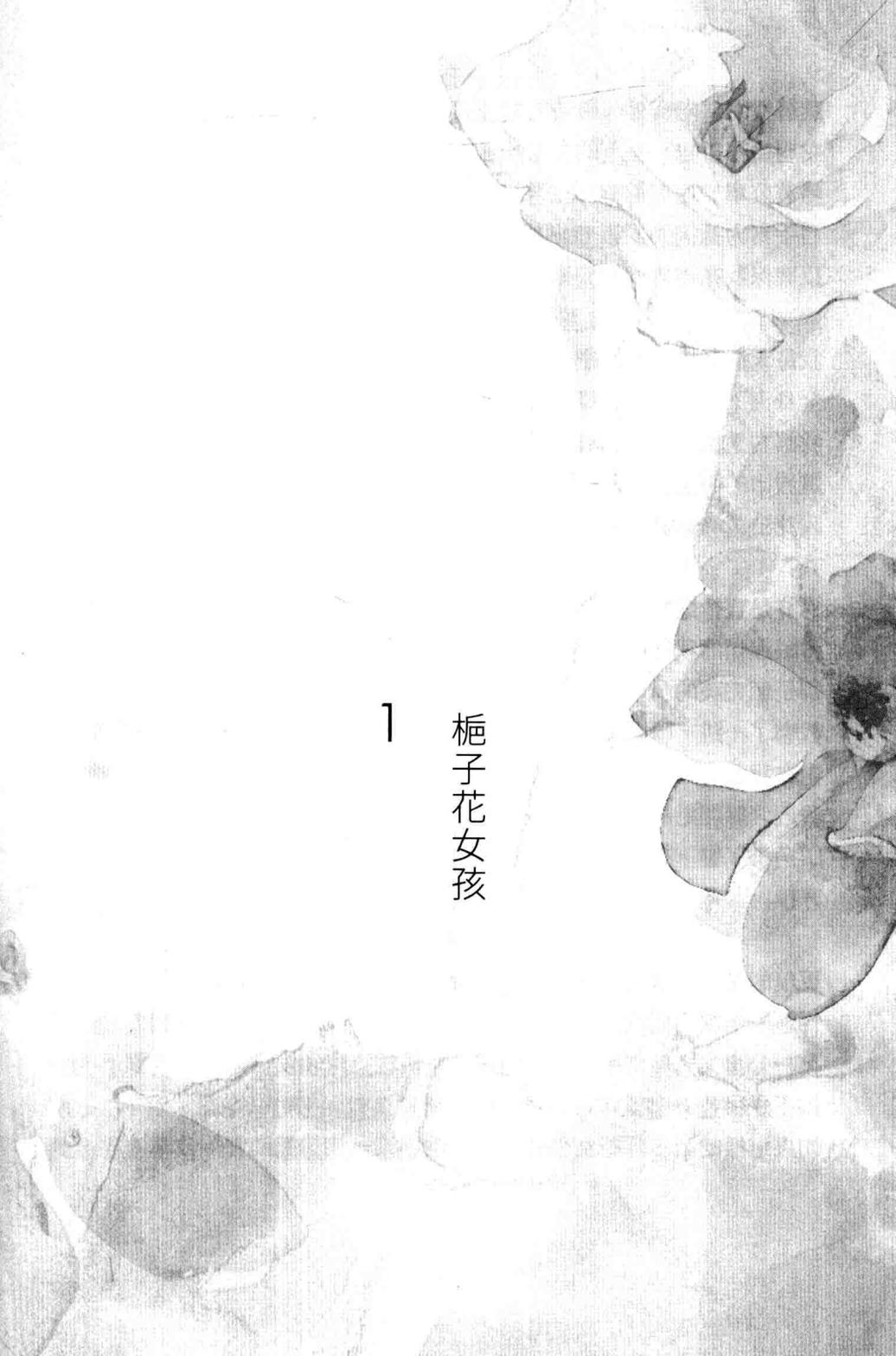
阿  
尼  
瑪



- 
1. 梔子花女孩……………5
  2. 珊珊學姐……………33
  3. 楊玉萱……………49
  4. 林依琦……………65
  5. 蕭文瑩……………81
  6. 李清蓮……………99
  7. Jenny……………113
  8. 徐雅玲……………133
  9. 放聲大哭的女孩……………157
  10. 張秀琪……………185
  11. 魔術師的選擇……………209
  12. 阿尼瑪……………235
  13. 梔子花開……………259

寫在阿尼瑪之後……………297





1 梔子花女孩

眯著雙眼望向窗外，破曉的藍天在我眼裡卻是一片迷濛。  
左肩掛著書包，垂下的左手提著袋子，右手舉高緊緊拉住吊環。  
隨著公車加速、煞車、左彎、右轉，  
右手奮力抵抗牛頓第一運動定律——慣性定律所帶來的影響，  
以確保我在這擁擠的公車內仍能一派悠閒直挺挺地站立著。

我每天清晨搭公車上學，45分鐘的車程我總處於半夢半醒狀態。  
全身上下大概只有一條神經完全清醒，那條神經直接控制我右手。  
我讓右手保持清醒，身上其他部分則繼續早上未完成的睡眠。  
這城市的街道比剛睡醒的頭髮還亂，路況比孟嘗君的食客還雜，  
因此公車的行進像多數人的人生一樣，通常很坎坷。

也許是直行途中才想起應該要右轉一樣，公車突然向右過了個髮夾彎。  
睡眠惺忪的我猝不及防，被慣性定律打敗，原地向左逆時針轉了一圈。  
那是個完美的360度轉圈，說不定比國標舞冠軍舞者的轉圈還要完美。  
我嚇了一跳，瞬間清醒，不由自主張大眼睛。  
坐在我面前的女校學生抬起頭看著我，眼神中似乎帶點笑意。  
我趕緊躲開她的視線，定了定神，假裝若無其事看著窗外。  
眼角瞥了瞥，有幾個坐著的女高中生嘴角還殘留著笑意。  
好糗。

更糗的是吊環被逆時針扭了一圈後，便有股力道想往右順時針轉回。  
物理學上說這叫恢復力矩，我的右手得費很大的勁去鎮壓這股力道。  
萬一公車又突然轉彎而且是左轉，在慣性定律和恢復力矩的合擊下，  
搞不好我會一口氣向右順時針轉兩圈。  
如果這樣的話，那些女生恐怕會失控狂笑，笑聲撼動整輛公車。

而我以後大概也沒臉坐公車，只能去跳國標舞了。

那麼先把手放開等吊環轉回，再伸手拉住吊環呢？

依據莫非定律，當我右手放開吊環的瞬間，公車就會緊急煞車，然後我會撲倒站在我前方看似營養不良的女高中生。

我17歲的人生像白開水一樣，雖然平淡，但很健康。

我可不想因為在公車上撲倒一個女生而被視為癡漢。

右手開始有些痠麻而微微顫抖著，提著袋子的左手也很難去救援。

我想應該不會剛好那麼倒楣，乾脆放開右手吧。

但如果你沒有正視最不想面對的事，事情就會往你最不希望的方向走。

這也是種莫非定律。

搞什麼啊，一向在公車上腦袋放空的我，竟然會在此刻想太多。

我彷彿陷進一場無路可逃的悲劇中，只能胡思亂想。

「同學。」

我隱約聽到混雜在公車低沉引擎聲和乘客交談聲中的細微呼喚。

那聲音雖然近在耳邊，卻是遙遠而模糊，感覺不太真實。

我反射似的尋找聲音來源。

「同學。」坐在我面前的女生抬起頭，伸出右手說：「書包給我吧。」

『嗯？』我楞了楞，雙眼盯著她。

「書包。」她指了指垂掛在我左肩的書包。

『喔。』我應了一聲後，竟然毫不猶豫便想用左手拿書包給她。

還好左手提著袋子，袋子的重量阻止了我這種近乎下意識的動作。

我身子晃了晃，但書包還掛在左肩。

「袋子先給我吧。」

她伸出的右手轉而朝下，接觸到袋子的瞬間，我便像觸電般鬆開左手。

她把袋子直放地上用雙膝夾住，再伸出右手說：「書包。」

我左手舉高至左肩拿下書包，再伸長左手遞給她。

她雙手接過書包，端正平放在雙腿上。

「謝謝。」她說。

我心頭一震，右手突然鬆開吊環，吊環刷的一聲迅速轉回。

公車不僅沒有緊急煞車，而且還異常平穩地前進，像是靜止不動。

我從悲劇中逃脫，右手也重獲自由。

但我右手居然忘了要再拉住吊環，反而是緩緩垂下。

我感覺所有的負重都不見了，身心都是，整個人輕飄飄的。

有那麼一段時間，或許只是十幾秒，我忘記正身處擁擠的公車。

淡藍的天、橙色的陽光、溫和的風、眼前散發青春氣息的女孩，

我彷彿是要出發到遠處旅行，而不是要到學校上課。

直到公車按了聲喇叭我才回到現實，右手趕緊再舉高拉住吊環。

我暗叫好險，然後思考剛剛發生了什麼事？

為什麼這女孩只說「書包給我」，我想也沒想便雙手奉上？

萬一以後我碰到搶劫犯時，是否也會如此乾脆爽快？

她當然不是搶劫犯而是好心的女孩，也許她擁有赤道烈陽般的熱心，

才會在這擁擠的公車上主動幫助我，我應該要感激她。

但竟然是她說聲謝謝，而我沒說半句話、沒點頭示意、也沒報以微笑。

我突然感到慚愧，臉頰似乎被赤道烈陽曬到發燙。

我想開口向她道謝，但始終抓不到好時機。

公車左右各一長排座位，坐著的人通常略低下頭，視線30度向下；站著的人視線習慣朝著窗外，即使視線朝下也不會超過15度。雙方避免視線接觸，一旦視線不經意相對，也會像同性相斥的磁鐵，一靠近即彈開。

我的視線已從窗外逐漸下移至她的頭髮，但她的視線還是30度向下。我不想直接叫她，只能等待她抬起頭接觸她的目光。

在等待的時間裡，我偷偷打量著垂下頭的她。

我只能看見她的側臉、黑髮，還有染上陽光而呈現淡黃的髮梢。她的膚色有些蒼白，臉頰泛著一抹紅，好像有那麼一點混血兒的味道。或許只是因為她沒睡好導致臉色蒼白，而臉頰的紅是由於陽光照射，但對此刻的我而言，只覺得她一定和別的女高中生不同。即使再平凡不過的黑髮，我也覺得她的髮色格外烏黑柔順，而髮絲在她白皙臉龐畫下的線條也特別迷人，像工筆國畫。

公車突然輕踩煞車，腦袋正在欣賞國畫來不及下指令給右手拉緊吊環，於是我失去平衡重心前傾，右臂稍微碰觸到那個營養不良的女生左臂。她竟然往前彈開一步同時大叫一聲，然後轉頭看著我，我很錯愕。莫非我早上吃的是天山雪蓮，導致內力突飛猛進一甲子？而坐著的混血高中生也剛好在此時抬起頭來。

『抱歉。』我先對著營養不良的女生說。

『謝謝。』我再對著混血的女生說。

營養不良的女生應該只是嚇了一跳，把頭轉回維持原先的站姿。反而是混血女生的眼神有些疑惑。

『謝謝妳幫我拿書包。』我指了指攔在她雙腿上的書包。

「不客氣。」她說，「舉手之勞而已。」

舉手之勞可能很勞啊，像我此刻的右手。

我再點個頭，她微微一笑，然後我們各自回到習慣的視線。

這是我第二次看到她的正面，印象更深了些。

她戴著銀色金屬框眼鏡，玻璃內的雙眼明亮，眼神有些深邃。小而尖挺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異常白皙的臉龐雙頰泛著紅。除了眉毛被眼鏡遮住看不清楚外，整體而言她的長相很清秀。

其實我應該常遇見她，畢竟我和她都是搭同一路公車上學。只是我一上車右手拉住吊環後，眼睛就閉上、腦袋就放空。即使每天都有衣衫不整的絕世大美女跟我同班車，我也不會有印象。真可惜，若是早點認識她，或許我的日子會過得不太一樣。雖說不期待浪漫的發展、也不該在巨大升學壓力下節外生枝認識女孩，但如果在清晨的公車上遇見她，起碼一整天的心情都會很好吧。

學校快到了，停車後我該如何優雅而不失瀟灑的開口向她要回書包？雖然只是初識，但我很想讓她留下美好的印象，這是我的生物本能。腦中快速模擬了幾種姿態和語氣，但都不甚滿意，心裡有些慌。公車終於停了。我突然緊張了起來，腦袋一片空白。

「你到了。」她反而先開口，雙手捧著書包遞給我。

『謝謝。』我雙手接過書包背帶，左手熟練地把書包掛上左肩，問：

『妳怎麼知道我到了？』

她正低頭彎腰想拿袋子給我，聽到我的問句後，微微一愣，動作暫停。

我猛然醒悟，暗罵自己白痴，我的書包和袋子早已說明了一切。就像她身上穿的制服也讓我不必發問就立刻知道她就讀的學校。我想她應該會以為我在裝傻，也許還會認為我很無聊。

我趕緊伸出右手想拿回袋子，逃離這個窘境。

右手伸到一半才驚覺我的目標靠躺在一片深藍色的海，我瞬間僵住。那是女孩的裙子啊，就這麼伸過去太失禮了。

而且萬一右手伸得長了、準頭偏了碰到她的大腿，那事情就大條了。

「喏。」她恢復動作，抬起頭右手提著袋子，嘴角帶著淺淺的笑，

「印著你學校名字的袋子給你。」

我臉頰發燙，右手接過袋子，忘了再說聲謝謝，匆匆下了車。

下車後我站在原地目送公車的背影，直到公車在遠處右轉為止。

公車右轉後再過四個紅綠燈，就會到她的學校。

我有些恍惚，像剛從一場深沉的夢中醒來一樣，還分不清夢境和真實。

也許方才發生在公車上的一切只是昨晚的夢的續集，

而現在踩在地上的我，才算回到真實的世界。

「發什麼呆？」路過的班上同學敲了一下我的頭，「還不快走！」

而且是悲慘的真實世界。

今天上課時一直為了那個鳥問句而耿耿於懷，而且愈想愈氣。

這跟打電話到別人家裡問他家裡電話號碼的人一樣，同樣都很白痴。

體育課上跳箱，雙手要撐住跳箱的瞬間，心頭竟浮上那個鳥問句，

害我跳箱變撞箱，五層疊高的箱子被我撞成五塊分散的箱子。

「你一定覺得自己是白痴吧？」坐我旁邊的同學問。

『你怎麼知道？』

Shit！被這個問句封印了。

放學等公車時，原本期待能再跟她同班車，但這種期待跟剛出生時的臍帶一樣，很快就被剪斷了。畢竟每間學校放學時間不一樣，而且很多人會去補習而不是直接回家，因此跟她同班車的機率很低。更何況公車比上學時還擠，乘客也混雜了一些下班的人，即使我們上了同一班車，大概也很難發現彼此。算了，上車後還是閉上眼睛養養神比較實在。

隔天上學時決定從此要睜開眼睛，可惜並沒有在車上看見她。雖然有點小失落，但我相信只要我睜開眼睛，要遇見她並不難。為了避免上學遲到，我可以選擇的班次很少，我想她也是如此。既然每天清晨都得搭同一路公車，那麼常碰面是理所當然的事。果然再隔了一天後，我又在上學的公車上遇見她。

我上車時座位通常已坐滿，但站著的人只有五、六個。從公車後門上車後，我會轉身往車尾走四步，再右轉身面對車窗，然後舉起右手拉住吊環，穩住重心，視線水平朝著窗外。當我視線緩緩四處遊移時，我看見她就坐在我面前，視線30度向下。我發誓，我是先走四步再看見她，絕不是先看見她再走四步。

公車內的空間似乎變寬闊了，我的心情也因而舒展開來。早晨的空氣是如此清新，每呼吸一次，胸口的肌肉便鬆弛一分，而陽光掠過皮膚時是如此溫柔，感覺皮膚上的汗毛都被梳得服貼。我打從心底覺得，可以通車上學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營養不良的女生在下兩站上車，從這站開始，公車便顯得擁擠。

但不管公車是否擠到爆，我站著的空間依然非常寧靜。

硬要形容的話，我站著的地方就是公車內的桃花源。

「書包。」

我又聽見她的聲音，這次聽得非常清楚。

我略低下頭，視線俯角30度，與她30度仰角的視線共線。

「還是袋子先吧。」她微微一笑，伸出右手。

『嗯。』我竟回答得理所當然，然後把提在左手的袋子遞給她。

綠色的袋子直放地上，被深藍色溫柔的海洋包圍住。

「接著是書包。」

『嗯。』我左手從左肩卸下書包，她伸長雙手接住。

綠色的書包平躺在同一片深藍色的海上。

『謝謝。』我說。

「不客氣。」她說。

我嘴唇微張，想再多說點什麼，她則禮貌性的等候我開口。

我始終想不出適當的話語，只好閉上嘴，對她微微一笑、再點個頭。

她也報以微笑。然後我們的視線緩緩分開。

這次視線相對的時間比上次久一點，她的相貌我可以看的更清楚。

白皙的膚色和雙頰的粉紅依舊，嘴唇在臉上畫出的線條很俐落。

鼻尖在雪地裡微微聳立，海拔雖然不高，卻很筆挺。

瞳孔的顏色很淡，像加了太多牛奶的咖啡一樣，呈現淡淡的褐色。

也許是眼鏡的關係，透過玻璃再加上陽光的反射，瞳孔的顏色便失真。